

膜拜危害的 心理学预警思考

陈青萍 周济全 著

A Psych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Early
Warnings Against Cult Jeopardy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膜拜危害的 心理学预警思考

陈青萍 周济全 著

A Psych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Early
Warnings Against Cult Jeopard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膜拜危害的心理学预警思考 / 陈青萍, 周济全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634 - 2

I. ①膜… II. ①陈… ②周… III. ①个人迷信—研究—中国
IV. ①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516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构建膜拜团体社会预警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11XZJ017）成果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陕西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新兴宗教运动背景下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发展概况	(1)
一	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
(一)	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情况	(1)
(二)	新兴宗教运动的发展过程	(2)
二	新兴宗教的特征与类型	(5)
(一)	新兴宗教的特征	(5)
(二)	新兴宗教的类型	(6)
三	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基本认识	(7)
(一)	破坏性膜拜团体概述	(7)
(二)	破坏性膜拜团体形成原因分析	(10)
(三)	破坏性膜拜团体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规律	(11)
(四)	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发展态势与趋向预测	(16)
四	破坏性膜拜团体与新兴宗教的基本认识	(18)
五	破坏性膜拜团体与传统宗教的认识界限	(20)
(一)	宗教活动具有持久性心理慰藉作用	(20)
(二)	破坏性膜拜团体具有虚幻性心理安慰作用	(23)
(三)	引导社会民众享有健康的宗教信仰	(24)
六	破坏性膜拜团体与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联系	(27)
(一)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基本认识	(27)
(二)	破坏性膜拜团体与宗教极端思想的联系倾向	(28)
第二章	剖析膜拜团体精神控制使用的技术	(30)
一	精神控制的概念	(30)
(一)	精神控制的基本认识	(30)
(二)	精神控制的基本标准	(32)
二	精神控制的模式	(34)
(一)	精神控制的基本模式	(34)
(二)	塑造膜拜人格模式	(37)

三 精神控制的方法	(39)
(一) 利用宗教名义诱惑	(39)
(二) 制造感觉剥夺环境	(43)
(三) 使用抽象空间技术	(49)
(四) 激发神秘体验技巧	(51)
四 精神控制基本程序	(53)
(一) 程序一：临场感的强化	(53)
(二) 程序二：信念建立的强化	(55)
(三) 程序三：恐吓威逼的强化	(56)
(四) 程序四：持久的精神控制	(57)
五 精神控制异化成员心理的阶段	(59)
(一) 服从阶段	(59)
(二) 认同阶段	(61)
(三) 内化阶段	(62)
第三章 破坏性膜拜活动诱发心理紊乱的机理	(65)
一 宗教迷信与精神疾病	(65)
(一) 历史信息的基本了解	(65)
(二) 现代信息的基本认识	(66)
(三) 医学信息的基本解释	(67)
二 膜拜成员心理冲突与皈依心理分析	(68)
(一) 膜拜成员常见的心理冲突	(68)
(二) 膜拜成员皈依的心理分析	(72)
三 膜拜成员的心理功能研究	(76)
(一) 膜拜成员的总体健康水平	(77)
(二) 膜拜成员的基本认知方式	(79)
(三) 膜拜成员的自我和谐程度	(88)
(四) 膜拜成员的人际信任情况	(91)
(五) 膜拜成员的焦虑状态分析	(94)
(六) 膜拜成员人际信任、自我和谐、状态—特质 焦虑与健康水平的关系	(97)
四 膜拜成员的人格障碍倾向分析	(99)
(一) 膜拜成员的人格相关研究	(100)
(二) 膜拜成员的人格障碍倾向	(100)
五 膜拜成员的认知功能偏差或障碍分析	(107)
(一) 膜拜行为引发感觉、知觉的混乱	(107)
(二) 膜拜行为强化了认知方式的偏差	(111)

(三) 膜拜行为导致认知执行功能偏差	(112)
(四) 膜拜成员认知方式转变干预方法	(118)
六 膜拜成员脱离膜拜初期的心理戒断现象	(121)
(一) 关于心理戒断的相关概念	(121)
(二) 膜拜成员的心理戒断表现特征	(122)
(三) 膜拜成员的心理戒断原因分析	(124)
(四) 膜拜成员的心理戒断干预方法	(129)
七 膜拜成员偏执性心理问题的讨论	(132)
(一) 人格缺陷是偏执性心理的易感性素质	(132)
(二) 膜拜精神控制制造偏执性心理的机制	(133)
(三) 膜拜成员偏执性心理障碍的干预策略	(135)
第四章 破坏性膜拜活动的社会危害及其干预方法	(139)
一 膜拜活动诱发犯罪行为的概述	(139)
(一) 信仰与犯罪的基本理论	(139)
(二) 破坏性膜拜诱发犯罪的背景因素	(143)
(三) 破坏性膜拜促发犯罪行为的机理	(145)
(四) 破坏性膜拜团体犯罪的表现特征	(149)
二 膜拜成员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152)
(一) 膜拜成员犯罪的心理特征	(152)
(二) 膜拜成员犯罪的类型分析	(154)
三 膜拜成员回归社会的动机式访谈法	(160)
(一) 动机式访谈法概述	(161)
(二) 动机式访谈法的理论基础	(162)
(三) 动机式访谈法的干预机理	(167)
(四) 动机式访谈法的实施程序	(168)
(五) 动机式访谈法的效果分析	(178)
(六) 动机式访谈法的个案举例	(187)
第五章 破坏性膜拜团体成员的心理危机干预研究	(195)
一 心理危机概述	(195)
(一) 心理危机的含义	(195)
(二) 心理危机的分类	(196)
(三) 心理危机的过程	(198)
二 膜拜心理危机发生原因与反应特征	(199)
(一) 膜拜心理危机发生原因分析	(199)
(二) 膜拜个体心理危机反应特征	(200)

(三) 膜拜群体心理危机反应特征	(201)
三 膜拜成员心理危机干预	(204)
(一) 膜拜心理危机干预目标	(204)
(二) 膜拜心理危机干预原则	(205)
(三) 膜拜心理危机干预模式	(208)
(四) 膜拜心理危机干预程序	(211)
(五) 膜拜心理危机干预方式	(214)
(六) 膜拜心理危机干预技术	(216)
四 膜拜成员自杀危机的干预	(220)
(一) 自杀的心理学认识	(220)
(二) 膜拜成员自杀的基本特征	(221)
(三) 膜拜成员自杀的原因与类型	(222)
(四) 膜拜成员自杀的干预方法	(230)
第六章 构建防控破坏性膜拜活动的社会预警运行体系	(232)
一 构建防控破坏性膜拜活动社会预警运行体系的意义	(233)
(一) 破坏性膜拜团体危情活动的表现特征	(233)
(二) 破坏性膜拜团体危情活动的诱发因素	(237)
(三) 社会预警防控破坏性膜拜团体的作用	(241)
二 防控破坏性膜拜活动社会预警运行体系的理论基础	(243)
(一) 社会控制论在破坏性膜拜活动防控中的观点	(243)
(二) 心理控制论在破坏性膜拜活动防控中的观点	(247)
(三) 综合治理论在破坏性膜拜活动防控中的观点	(249)
三 防控破坏性膜拜活动的社会预警运行技术	(256)
(一) 信息采集分析技术	(256)
(二) 危情综合分析技术	(258)
(三) 危情形势处理技术	(260)
四 形成“四联体”式社会预警防控运行模式	(268)
(一) 建立国家预警防控的法律制约机制	(268)
(二) 强化省市常态防控的部门联动机制	(270)
(三) 强化区县应急防控的协作处理机制	(273)
(四) 强化社区预警防控的康复保障机制	(275)
(五) “四联体”社会预警防控运行模式评估	(279)
主要参考书目	(280)
后记	(292)

第一章 新兴宗教运动背景下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发展概况

一 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一) 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情况

一般认为，新兴宗教运动（new religious movements）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等教派，其出现被视为新兴宗教运动的开始。也有学者认为，标新立异的“新兴宗教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北美和西欧地区，其兴起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原因。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对人们精神世界产生很大的冲击，在传统宗教无法给予人们所需要的安全感、归属感之时，民众便会转向对新兴宗教的需求。

宗教社会学家赫克瑟姆（Hexham）和鲍维（Poewe）把新兴宗教界定为：“直接与现代性相关的教派。”^① “他们这里的现代性并非指尚未完全普及的工业化，而是指工业产品和科技意识所带来的变化，它意味着与旧事物相对的新事物，与传统相对的创新，包括要在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都追求‘现代’。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映而产生的新兴宗教，常常以更新社会为宗旨，按照其认为‘新的’观念来重建社会和宗教。”^② 也有学者认为：“新兴宗教是一些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脱离传统宗教的常规，

^① Irving Hexham, Karla Poewe, *New Religions as Global Cultures: Making The Human Sacr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pp. 36 - 37.

^② 彭时代：《宗教信仰与民族信仰的政治价值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提出了某些新的教义或礼仪的宗教运动和宗教团体。”^① 还有学者认为：“新兴宗教不在于其产生时间长短，而在于教义、信仰观念、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等表现宗教特征的各个方面，新兴宗教的概念都显得零散杂乱，有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宗教的规定和解释，尤其在教义和礼仪上，新兴宗教和传统宗教有着根本的区别……突破了传统宗教的范围，或在传统宗教的框架之外另搞一套的，就是所谓的新兴宗教。”^② 也有学者认为：“新兴宗教一般是指处于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地带，信仰和实践与主流宗教有较为显著的区别，并与其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主流机构和制度保持一定距离的宗教或灵性团体。”^③ 通俗地说，“新兴宗教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不同于传统宗教教义、教规、修炼方法和传教手段的一种宗教团体。它具有三大特点：迎合现代人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它与主流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在理性化与世俗化之间犹豫徘徊”。^④ 从不同的定义可以看出新兴宗教有别于传统宗教，它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传统宗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

（二）新兴宗教运动的发展过程

近二百年来，新兴宗教运动出现了三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机械化主导下的现代化席卷全球，已有的人与自然共存的价值体系受到严峻挑战，人类的控制欲望不断膨胀，社会政治制度急速转变，政教合一体制逐渐被摧毁，随着科学技术的更新，传统宗教受到挑战，人类丧失传统信仰而走向混乱。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首先后出现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以及伊朗的巴哈伊教，日本的黑住教、天理教、金光教、本国佛立讲等新兴宗教。第二次高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战乱和经济萧条，各国面临诸多困境。政府的无能、现实的创伤、国民的自信力急剧下降，使人们的信仰发生混乱。生存和死亡的压力以及对未来不确定的困惑，使人们将视野再次转向宗教。以日本为例，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传统

① 戴康生：《当代新兴宗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②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③ 李钧鹏：《新兴宗教运动十题：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6期。

④ 彭时代：《宗教信仰与民族信仰的政治价值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宗教对此已经无能为力，这使新兴宗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创价学会、灵友会、世界救世教、善邻教、天照皇大神宫教等都兴起于这一时期。第三次高峰是20世纪60—70年代，伴随战后经济复苏，科技革命来临以及对旧价值观的否定，各种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呈现多样化趋势，如美国人民圣殿教、科学教派、大卫教、天堂之门教；瑞士的太阳圣殿教；法国的雷尔教；以东方文化为导向的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超觉冥想、霎哈嘉瑜伽和奥姆真理教；同时以神秘主义为主导的一些教团也先后出现。“新时代的信仰实际上是宗教、哲学、自然神论、精神疗法、神秘主义传统、原始宗教观念和一些现代科学观念的混合。”^①这种混合物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一些人的需要。按照一些社会学者的观点：当人类理性与科学无法再为日常生活提供终极意义时，意识形态会出现真空。“新兴宗教产生于意识形态出现真空之时，是通过对日常生活意义的寻找来填补这个真空地带。”^②大卫·布罗姆利（David Bromley）和布鲁斯·布拉欣（Bruce Brusching）指出：“新兴宗教是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产物，是传统‘圣约’关系向现代社会‘契约’关系转变这一社会变革中的不可避免的产物。”^③“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受到功利性个人主义和自我表现的反叛文化的广泛而持续的影响。”^④新兴宗教的组织或活动中心多数是自治性的，它在传播过程中开展各种活动。比如，巴哈伊教设有社区学习中心、地方医疗诊所、卫生研习班、戒酒辅导站等。巴哈伊教还与其他国际组织共同推动健康教育、营养问题、农业种植、扫盲运动以及基础教育等活动，这些活动具有务实性特点，为人们的需要提供了服务，因此很快便在第三世界的国家流行发展起来。

随着工业革命现代化的兴起，社会结构由一体化向多元分化，其表现

^①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② Irving Hexham and Karla Poewe, *Understanding Cults and New Age Religions*, Vancouver: Regent College Publishing, 1998; Rodney Stark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A Theory of Religion (New Edition)*, Piscataway,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David G. Bromley, Bruce C. Busching,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of Contractual and Covenantal Social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Sociological Analysis*, Vol. 49, No. 3, pp. 15–32.

^④ Steven M. Tipton, *Getting Saved from the Sixties: Moral Meaning in Conversion and Cultural Change*, Berkeley, C.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广泛的分工。现代化冲击使得传统宗教日渐式微，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也急剧下降，不同类型的社会功能分别由不同的机构专门执行，教会权力被分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宗教信仰也与家庭背景有关，集社会经济、政治、教育、道德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家庭的规模逐渐缩小，其功能逐渐被社会结构所承担，君主、官职的世袭待遇等被取消，家庭功能的分化也表现为社会角色的分化。其次，是宗教与其他社会结构的分化，政治与国家权力分立，政教合一的局面被打破，宗教与公共生活秩序分化，并与教育分离，其道德、法律的职能也被国家教育机构和法律机构所取代。^① 传统宗教的衰微导致宗教分化，一方面表现为新兴宗教等团体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表现在信仰的多元混乱，单一的“神”的力量被削弱，出现多神并存的局面，这一点在美国的新兴宗教中尤为明显。如“天堂之门”崇拜UFO（不明飞行物），“科学教派”提倡通灵术、“上帝之子”信仰摩西等。同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人类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于神秘主义、超自然体验和灵性追求的升温，是对现实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反映，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受冷战、越战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困扰，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混乱，此时大卫·伯格（David Beng）创立了“基督少年会”，指责是美国政府导致了邪恶的世界，这正好迎合了当时青年的困惑，于是“上帝之子”在青年之中迅速传播。在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社会结构不断转变，传统的价值观快速向功利方向转化。当传统宗教不能适应人们心理发展的需要时，便为新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综观新兴宗教运动，其兴起虽然不足200年，但其数量却不容小觑。新兴宗教运动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这也是其生存的主要空间。追随新兴宗教的人数众多，其原因何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奥戴（Thomas, F. O’dea）在谈到人为什么需要超验体验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生活在变化不定的环境中，无法预知一些对人的安全和幸福至关重要的事情，即人类生存具有偶然性的特点。二是人控制和驾驭生活环境的能力虽然与日俱增，却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在需求和环境的冲突中有软弱性。三是人必须生

^① 参见戴康生主编《当代新兴宗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活在社会之中，而社会则按照某种秩序配置功能、资源和酬赏，社会包括劳动分工和产品分配，这需要某种强制性的合作，即人与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统治和隶属关系，这使社会存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① 托马斯·奥戴的分析比较合乎常理，人们需要某种力量和安慰。新兴宗教的出现从广义上说是人类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它与人的生存需要、生存危机和生存体验有关，同时也是人类心理需求的表现。因此，意大利学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指出：“新兴宗教运动不会消失，但也不会有意外的成功，现实并没有像 20 世纪 70 年代众多研究者期待的那样，西方世界对于宗教的兴趣并没有下降，我们也没有看到有爆炸式的激增。”^② 进入 21 世纪之后，新兴宗教从高潮期进入稳定发展期，但依然在不断地出现。

二 新兴宗教的特征与类型

新兴宗教出现于世界各国，各国不同的宗教传统、文化环境以及民族特性等因素都促发了新兴宗教的多样性，使其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一) 新兴宗教的特征

新兴宗教的特征可以依据不同的角度予以分析。总体来看，新兴宗教相比于传统宗教存在三个重要特征：一是教义的独特性，宣称拥有真正的真理；二是信仰“现世的神”，其所崇拜的神是圣灵的复临，“教主”是唯一的真神；三是强调绝对的崇拜，完全服从教主。除此之外，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新兴宗教有以下几点特征：大多数新兴宗教成员以年轻人为主；新兴宗教运动的多数成员具有比较高的教育水平；新兴宗教运动以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人口为主；女性在新兴宗教运动中占有很大比重；在种族上，白人成员占多数。^③ 总之，归纳起来，新兴宗教有以下一些特性：

①具有较强的逆反性，对于社会生活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表现在教义的

^① 参见〔美〕托马斯·奥戴《宗教社会学》，胡荣、乐爱国译，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 页。

^② Massimo Introvigne, “The Future of New Religions,” *Futures*, 2004, Vol. 32, pp. 979–990.

^③ 参见李钧鹏《新兴宗教运动十题：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世界宗教文化》2011 年第 6 期。

独特性上，还表现在组织活动上；②追求神秘体验，制造神圣和神秘的超自然体验并以此强化信徒的动机；③具有教主崇拜倾向，相信教主拥有超常的能力，能带领信徒得到拯救；④具有商业化特征，往往建立各种企业以求营利并图发展。

（二）新兴宗教的类型

新兴宗教类目繁多，划分标准也不一致，很难从单一角度予以全面概括。因此，从文献资料和现实角度观察可以归纳有以下几种类型。^①

本土型：这主要集中于各地区的原住民或原始民族之中，他们植根于本土的宗教文化土壤，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和延伸。

外来型：这是基于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后在当地得到发展，如东方印度教、佛教等教派的演化与壮大。

复古型：强调对于古代宗教的复兴，或者改进古代宗教的信仰而形成的类型。

新潮型：标新立异，以不同于一切既定宗教为目标，强调独特性。

混合型：这是新兴宗教中数量最多的类型，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都有精神更新的倾向，有些传统教派未能顺应社会发展而道学气太重，感动人们的力量不大。而全球文化的快速交融，使一些传统信仰渐趋融合并相互吸收优点，创建了综合东方神秘主义文化和西方圣灵运动的新兴宗教，如奎师那知觉协会、丹佛禅修等，其教义多以某种信仰为主，同时兼具其他宗教教义内容。还有一些新兴宗教配有一些宗教理论，加上练身动作和类似的放松、冥想等静功练习，强调修炼健康。这些内容将传统宗教的内容进行重新组合，也容纳了传统宗教所不容许的内容，适应了人类多元化信仰的追求。

学者沃利斯（Roy Wallis）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角度，借鉴韦伯的理论将新兴宗教运动归结为三种类型：拒斥世界、肯定世界以及适应世界。^②这种类型划分与“对立型”“矫正型”“逃避型”的划分有相似之处，同时也与宗教依据内外关系划分的“封闭型”“开放型”有一定关联。新兴

① 戴康生主编：《当代新兴宗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② Roy Wallis,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New Religious Li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p. 10–39.

宗教对周围文化的开放接纳程度，实际上也是其发展壮大的一种表现，“开放型”新兴宗教的组织结构并不那么严格，甚至教义也不固定，可以随时代和社会需要而更新，这使其成员的流动性比较大。而“封闭型”新兴宗教的扩张迅速，内部关系紧密，组织结构严密，对内保持团结，对外则戒备森严，这就使其具备了“逃避型”的倾向，它与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脱节，很容易发展成为对抗性冲突，甚至发展成为破坏性膜拜团体（Destructive Cult Groups），比如美国的吉姆·琼斯领导的“人民圣殿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团体属于“拒斥世界”的类型。

新兴宗教的类型是多元化的，没有统一的固定标准，随着发展其自身也会经历一些变化，所以很难将一个新兴宗教完全归于某一类型，更多的是在上述类型中呈现混合性。随着时间流逝，有些新兴宗教会适应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渐渐发展为正统宗教，比如巴哈伊教就是这种情况，但有些新兴宗教却一味拒斥世界、逃避世界并与主流社会文化意识相对抗，随着冲突的日益加剧，突破临界点而发生“质变”，最终走向破坏性膜拜团体的方向。

三 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基本认识

（一）破坏性膜拜团体概述^①

目前，对于破坏性膜拜团体或邪教，经常被引用的定义是1985年9月，在美国威斯康星的拉辛举行的教派专家代表大会所做出的定义：“要求其成员绝对忠诚或效力于某一人物或主张，其首领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通过操作、诱导和控制手段损害信徒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以宗教、文化或其他形式出现的集团或团体。”^② “邪教是一种对某人、某个观念或事物怀有巨大或过度热衷的团体或运动，为了团体领袖的目标，往往通过损害成员及其家庭和社区的利益，并通过反伦理手段进行蛊惑性控制（与

^①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通用“Destructive Cult Group”即“破坏性膜拜团体”以凸显其犯罪性质，近似于国内的邪教。本书也将采用“破坏性膜拜团体”（书中个别处简称为“膜拜团体”）；破坏性膜拜团体成员简称为“膜拜成员”，以避免带有过度负面评判称呼的“邪教成员”，便于他们接受心理干预和促进社会回归。

^② [西班牙]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石灵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朋友和家人隔绝、使用特殊手段煽动或暗示、施加强大的团体压力、信息控制、对个性扼制或采用激进的评判标准，培养对团体的强大归属感和脱离团体的恐惧感等)。”^①西班牙著名学者佩佩·罗德里格斯在其著作《痴迷邪教》中指出：“‘邪教’是指所有那些采取可能破坏或严重损害信徒的固有性格，采取胁迫手段来招募信徒和传布教义的团体或集群，那些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完全或严重破坏信徒与原有社会的生存环境，乃至破坏自己的感情联系及有效沟通的团体或集群，以及那些破坏他们自己的运作机制，践踏在一个法制国家里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法定权利的团体或集群。”^②该定义被引用的也很多。邪教对社会安全和政治秩序以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有学者认为：“它是具有犯罪性质的伪宗教组织。”^③

1988年，学者罗宾斯（Robbins）回顾了社会学领域对邪教定义的研究，他归纳了四个基本观点：①危险的、独裁性质的团体；②文化上创新或超文化的团体；③组织松散的宗教团体；④分为几类：听众邪教（成员通过报告或录音等方式获取信息）、客户邪教（成员寻求特殊的利益，如心理疗法和精神分析）、邪教运动（要求成员高度投入和参与）。^④美国学者斯蒂文·哈桑在《走出邪教》一书中指出：“邪教是一种过激信仰，使用哄骗、欺瞒和思维强制手段损害个人的自由信仰，导致个人完全依附于团体领导，这是邪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组织的关键。”^⑤2001年，美国学者赫伯特·L·罗斯戴尔（Herbert L. Rosedale）指出：“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研究邪教现象。第一，邪教领袖与其信众之间的关系；第二，邪教信众和其他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第三，这个宗教团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⑥综上所述，国际社会对于邪教的鉴别，主要依靠两个划分依据：一是看其与

① 中国反邪教协会、美国家庭基金会编：《关爱生命·远离邪教》文集，2004年3月，第111页。

② [西班牙] 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石灵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③ [英] 凯特·洛文塔尔：《宗教心理学简论》，罗跃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④ 中国反邪教协会、美国家庭基金会编：《关爱生命·远离邪教》文集，2004年3月，第110—111页。

⑤ [美] 斯蒂文·哈桑：《走出邪教》，杨善录、杨菲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⑥ 中国反邪教协会、美国家庭基金会编：《关爱生命·远离邪教》文集，2004年3月，第116、121页。

宗教有何不同；二是看其及信徒的行为特征。

国内关于邪教的认识与国外观点基本相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指出：“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其它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① 邪教具有的特征是：“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编造邪说、敛取钱财、秘密结社和危害社会等特征。”^② 学者孔祥涛在《邪教问题论纲》中指出：“任何一个团体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才能构成邪教组织：一是利用宗教性或哲学性邪说；二是结成固定的组织；三是有危害人权、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前两个要素构成了邪教概念中‘教’的方面，最后一个要素构成了‘邪’的方面。一个团体，无论其是传统教派还是新兴教派，无论其是否有宗教之名，只要同时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就应该算是邪教。”^③

邪教或破坏性膜拜团体从来就没有避免冲突，而是制造麻烦和是非不断。他们借宗教之名活动，其核心事件都是围绕着政治，本质上是作为政治团体而存在的，其目标指向就是建立政权。比如，1921年，韩国的“普天教”教主宣布国号，登上皇位自称是东方联盟的盟主。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在圭亚那建立了琼斯镇王国，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在富士山下的上九一色村企望建立国中之国的奥姆帝国，其组织体系十分完备，依照国内政权组织形式，建立起一套包括法皇官房、信徒厅、防卫厅等在内的“政府机构”。近年来，国内四川凉山地区破获了一个“门徒会”团体，该团体居然拟订了一份“政权名单”，上面赫然列着一旦推翻现政权，拟出任从县长到省长各类职务的人员名单。“全能神”的组织体系也有同样严格的编制，在他们编写的“教义”中，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大红龙”，其终极目的就是推翻“大红龙”，推翻现行政府，建立“神的国度”。他们设立了“女基督”高居神坛，“大祭司”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1999年第6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③ 孔祥涛：《邪教问题论纲》，社会问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宗教、教派与邪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